

蒋介石去世前一再叮嘱长子蒋经国令其终生研究

曾国藩

家书

蒋介石终生
研究的书



文白对照全译

清·曾国藩

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信中说过：“吾于近人，

独服曾文正……”

有子孫有田園富貴榮華讀字耕

但以算囊承祖澤

卷一 八月十四

下

曾国藩

家书

- 清·曾国藩
- 张海雷 等编译

七二 洋酋来会将窥其意旨关说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一早来信并公牍，措词甚为得体。惟此事似非官相所能为力，渠未必肯向洋酋说，洋酋亦未必听渠之话。若果来东流，与余相会晤，余窥其意旨，倘可以理论情感，必力为关说；倘其暗助发逆之志甚坚，亦可于言外得之，则奏明另筹大计耳。

弟寄胡公信，欲成扎三安铺，与多合势。且待端节后，鲍至南岸时再说不迟。凡军事做一节说一节，若预说几层，到后来往往不符。官相处，余即不咨矣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二十一日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一日早来信与公牍，措词很得体。只是这件事好像不是官相所能做到的，他未必肯向洋酋说，洋酋也未必听他的话。如果他们来东流，与我会晤，我了解清楚他们的意向，还可以和他们理论交情，并陈说利害关系，如果他们坚持要帮助长毛敌军，也可以从话外听出，那就奏明另外筹划对策。

弟给胡公寄信，要成进扎三安铺，与多合兵。姑且等到端午节后，鲍到南岸时再说不迟。凡是军事做一节说一节，如预先说好几层，到后来往往不符。官相那里，我就不去咨文了。顺问近好。

四月二十一日

七三 给外人之拜贴文牒已阅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今日搜获伪文十六件，兹先将文目送阅，俟抄就后再将原文送弟处。其中最要关键二端：一则狗首赴桐城，专避饱军之锋，言鲍回南岸，即至安庆寻战；一则池州空虚危急，人少水大，极易攻取。兄阅伪文，知两岸之贼全副精神俱在怀、桐。兄前言节后调鲍军回南岸，看来竟不可遽调也。至池州似可乘虚攻取，拟令黄翼升带淮阳水师，取守兼任其事，候再熟商，即问近好。

正封缄间，接第二十七日申刻一缄，具悉一切。皖南地方，若婺源、景德镇两处有人守，每月可筹饷四万，若克徽郡，则月可五万。比江西之吉安则不足，比抚、建、瑞、临则有余也。此次左军能迅援景德镇事，尚不可知，且姑听之。

拜夷首帖文阅过，尽可往见。无论中国外国之人，无不好恭维者，弟之拜帖、文牒均恭敬，即有事有求于彼，应不至以无礼相向。夷首若来东流，兄亦必与相会，但不先施耳。上水夷船甚多，不必船船皆有大员，皆有通事，若系买卖船，弟亦不必先投此文，须查明为要。

保举可先保二三十人，附于此间另案之内，太多则不可，以未开大仗也。功牌即可刷印。雪琴放广东臬司，亦当奏留。开候日佳。

四月二十八日正午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今日搜获伪文十六件，现先将目录送阅，待抄完后再将原文

送弟处。其中最关键的两件事：一是伪英王赴桐城，专为躲避鲍军的锋头，说鲍军回南岸，就到安庆寻战，一是池州空虚危急，人少水大，极易攻取。兄阅伪文，知道两岸之敌主力全在怀、桐。兄前面说节后调鲍军回南岸，看来竟不可马上调动。至于池州似乎可以乘虚攻取，准备让黄翼升带淮阳水师攻取，并兼任取后的防务之事，等一下再认真商议。即问近好。

正在封信时，接第二十七日申时一信，具悉一节。皖南地方，如婺源、景镇两处有人把守，每月可筹饷四万；如攻克徽郡，则每月可得五万。比起江西吉安则不足，比抚、建、瑞、临则有余。此次左军能否迅速救援景德镇？还不可知，姑且听之。

拜夷酋帖式阅过，尽可以前往会见。无论中国人外国人，滑不好听恭维的，弟的拜帖、文牍均很恭敬，就是有事求他，应不至于以无礼相待。夷酋如来东流，兄也必定与他们相会，但不会主动。上游夷船很多，不必船船都有大员，都有翻译，如果是买卖船，弟也不必先投此文，需查明为要。

保举可先保二三十人，附于我这里其他案之内，太多了则不行，因为未开大仗。功牌立即可以印刷。雪琴放任广东臬司也当奏文留下。再候日佳。

四月二十八日正午

七四 不可放太潜石牌三城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八夜接已正一缄，具悉。四月天气实堪駭悸，惟水陆各军人心未散，或尚可支，润帅欲弃太、潜、石牌三城不守，万万不可。余复信两件抄阅，望弟以缄告寿山力争之。

功牌尚未刷印，刻字匠三人皆病，须节后乃能刷。弟要得急，

可向润帅要也。何必大界王三乎？此间刻字匠手段极高，二月间曾刻帖数行，今寄一纸去。严治失守者之罪，亦须分别城中有兵无兵耳。顺问近好。

季弟均此。

四月二十九日辰刻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八日夜接已正一信，具悉。四月天气实在令人心有余悸，只是水陆各军人心未散，或许还可能支持，润帅要放弃太、潜、石牌三城，万万不可。我复信两封抄阅，望弟以信告诉寿山尽力争之。

功牌还未印刷，三个刻字匠全病了，须到节后才能印刷。弟要着急，可向润帅要，何必如此呢？我这里刻字匠手段极高，二月间曾刻帖数行，今日寄一纸去。严厉惩治失守之罪，也须分清城中有兵无兵。顺问近好。

季弟均此。

四月二十九日辰刻

七五 望询明敌情见复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八夜信，具悉一切。

书志浚深明贼情，究竟现在之为辅王名杨辅清者，即七麻子否？其与金陵洪道逆尚是貌合神离否？少葵信言忠、侍、璋、轩诸王皆与狗逆不合，外畏之而中恨之，确否？现窜鄱阳之刘官方与黄老虎孰强孰弱？四眼狗手下之人，以何人为最悍？四年罗大纲

在湖口，身边有洋鬼子三人，现忠逆、侍逆身边皆有洋鬼子。系用钱雇，无足轻重之鬼乎？抑实与夷中大员说明乎？——详询见复。

弟处保举，总以归官、胡出奏为妥腴干之不准，絨求之可也，兄弟中有多少不方便。弟认定为湖北委员，则事事顺手矣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初一辰刻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二十八日夜信，具悉一切。

韦志浚深知敌情。现在的伪辅王杨辅清究竟是否就是七麻子？他是否与金陵伪天王还是貌合神离？少荃信中说忠、侍、璋、轩诸王全与伪英王不合，表面敬畏而内心忌恨，是否确实？现在窜扰鄱阳的刘官方与黄老虎谁强谁弱？伪英王手下之人，哪个最强悍？四年罗大纲在湖口，身边有洋鬼子三人，现在伪忠王、侍王身边都有洋鬼子，是用钱雇的无足轻重的洋鬼子吗？是否应该与洋夷中的大员说明白？请——详细询查见复。

弟处保举，还是以官、胡出奏文为好，正式公文不行，写信求求也可以，兄弟中多少还有不方便的。弟自认为是湖经委派，则事事顺手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初一辰刻

七六 日内疮痒甚诸事废搁

【原文】

季弟左右：

张吟来，接弟信，知沅翁果已漏网，将来此数百人为害必烈

耳。兄日内疮痒异常，诸事废搁，月余未奏事矣。节后若身体平安，当至盐河与两弟一叙。顺候节喜。

五月初四夜

【译文】

季弟左右：

张吟来后接到弟信，知道玲果然逃脱，将来那逃出去的几百人必然会成为大祸害。兄近日疮病异常发痒，凡事停罢，一个多月未奏事了。节后若身体平安，将到盐河与两弟叙谈一次。顺便问候节日愉快。

五月初四夜

七七 夷船图利可数百千饵之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十二早接初十夜信并译文，即照来详先办。王、唐、邓三牒（余俟现送）送至弟处，请弟转交水营。弟处若有善说话之人，或派二三人至水营守候。待详船经过时，如无停泊之势。则听其经过可也。如有停泊之势，则护送之船即驶近夷船，与之婉商。彼不过图小利耳，我以数百千饵之，亦无不可。若在安城城外将近停泊之际，难于径登夷舟，则在下游预先说明亦好。

绝既可以不留北岸，余即令其径由华阳镇南渡矣。本日寄绝信抄阅。顺问近好。

五月十二日巳刻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十二日早接到你初十夜的信及详细的报文。现按照来信的详情先行办理。王、唐、邓的三件书牍(余下的等一下再送)送给弟弟,请弟弟转交给水营。弟弟那里若有会讲话的人,可派遣两、三个到水营守候,等到外国洋人的船经过那里时,如没有停泊的势头,则听任他们经过。如洋船有停泊的意思,水师的护送船马上驶到洋船旁边,与洋人和气地商议事情。洋船不过是图小利而已,我方用几百上千的钱作诱饵,也未尝不可。如果在安庞大城外靠近停泊的边缘,难于直接登上洋人的船,则在下游事先说明也好。

鲍已可以不留在北岸了,我马上下令,让他直接由华阳镇南渡。今天寄给鲍的信抄给你看。顾问近好。

五月十二日巳时

七八 望在省城雇一种菜之工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:

接两次家书,具悉五宅平安,并弟将有做一届公公这喜,欣慰无已。

省城雇一种菜之工,此极小之事,弟便说出许多道理来,砌一个大拦头坝。向使余在外寄数万金银,娶几个美妾,起几栋大屋,弟必进京至提督府告状矣。省城之人虽多睡早觉者,然亦视乎东家以为围移。和身边所用之人,住省者居其十之七。往年余以卯正起,身边人亦卯正起,近年余以卯初或寅正起,身边人亦卯初寅正起。乡间种菜全无讲究,比之省中好菜园,何止霄壤!余欲学引起好样,添些好种,故令纪泽托在省雇工,弟可不必打破耳。

此间军事平安,黔县于初三日失守,初五克复。赤岗岭四贼

全为鲍、成两军攻破，诛斩净尽，生擒逆首。安庞大之克，似已有望。惟湖北兴国、崇通失守，湖南不免震动。余遍身疮痍，奇痒异常，略似丙午年在京，余无所苦。喘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十四日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到两次家信，得知家中平安，并知弟弟将做公公的喜事，欣慰无比。

在省城雇一名种菜工，这是极小的事情，弟弟还说出了许多道理来，砌了一个大拦头坝。假使我在外面寄几万两金银，娶几个姜妾，建几栋豪宅，弟弟势必要进京找提督告状呢。I 省城的人虽然多半要睡早觉，但也是以东家的态度为转移的，我身边所役使的人，十分之七住在省城，往年我卯时起床，身边人也卯时起，这几年我在卯初或寅正时刻起应，身边人也在卯初寅正时起。乡里种菜，全然没啥讲究，比起省城中的好菜园，何止于天地之别！我要学些好样的菜园，添些好的品种，所以令纪泽托人在省城雇工，弟弟不必阻拦。

这阵子战事平安，黔县初三那天失守了，初五又克复了。赤风岭的四座贼（指太平军）营，已被鲍、成两军攻破，贼被诛杀干净，活捉了贼营首将。攻克安庞大，也有希望了。只是湖北的兴国、崇、通等地失守，不免震动了湖南。我遍身疮痍，奇痒难忍，略同丙午年在京时，其他没有任何苦痛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五月十四日

七九 舅母弃世宜亲往吊唁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六月初四接五月二十四来信并纪泽一禀，具悉一切。南五舅母弃世，纪泽往吊后，弟亦往吊唁否？此等处，吾兄弟中有亲往者为妙。从前星风公之于彭家并无厚礼厚物，而意甚殷勤，亲去之时甚多。我兄弟宜取以为法。大抵富贵人家气习，礼物厚而情意薄，使人多而亲到少。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规诫，必有裨益。

此间军事平安。余疮疾渐愈，已能写字矣。安庆军情，九弟常有信回，兹不赘。付回银二百两，系去年应还袁宅之项，查收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十四日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六月初四接到你五月二十四日的来信和纪泽的禀告一封，一切尽知。南五舅母去世了，纪泽前往吊唁后，弟弟也亲自去吊唁了吗？这些地方，我们兄弟当中应该以亲去吊唁才好。以前，星风公在彭家，并没有厚礼厚物，但情意殷勤，凡事亲自前往的时候很多。我们兄弟应该采取这种方法。大略说来，富贵人家在交往中的习气是礼物重而情意轻，派人去交往时多而亲自参加的时候少，我们兄弟之间如果彼此常常互相劝诫，一定有益处。

近来这里军事平安，我的疮疾渐好，已经能写字了。安庆的军情，因九弟常常回信，这里不赘言了。寄回二百两银，是去年应还给袁宅的那部分，请查收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六月十四日

八零 大行皇帝上月十七升遐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初四日发去一缄，日记交安庆看，故未付来。余于初五日起行赴安庆，初七始开，兄弟相见。观濠沟之深，地段之长，城贼之悍，成功信不易易也。

桐城于初三日克复，池州府于安营五日克复。南北两岸正值事机大顺之际，乃于初十日接信，痛翻大行皇帝于七月十七日升遐。天下臣民无福，膺此大变。现御前大臣四哀、军机四人辅导幼主赞襄政务。即日奉移梓宫进京，谕旨不准督抚进京叩谒梓宫，俟哀诏到日，余即在安庆设次成礼。

此间军事，自去年以来危险迭见，目下大转机，所患者倘本月付回。袁铁庵四亲家昨在此经过，余遣以两家均崇节俭。二女儿姻期，陈家定于明春举行，季牧顶有信来营矣。余身体平安，疮痍至今未好，爬搔不停，幸不大为害。食如常，惟两脚多烂，合屈团鱼，屈礼国之妙为一耳。顺问近好。

家中有好漆醋否？寄少许来。

兄国藩手草 八月十三日已刻安庆河下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初四那天给你发去一封信，我的日记正交给安庆那里看，所以没附寄给你。我于初五起程去安庆，初七才到，兄弟见面了。看那里濠沟之深、地段之长、城内敌人之强悍，取得克复之功实在不易呀。

桐城在初三那天被攻克了，池州府在初五那克克复，南北两岸正值军事大顺之际，却在初十那天接到京城的信，痛翻大行皇帝于七月十七日驾崩了。天下的臣民没福，添上了如此祸变。现在，御前四大臣痛哀、军机四人在辅导幼主处理政务。今天要移样棺进京，已有谕旨不准督抚进京吊谒样棺。等到下诏哀悼之日，我将在安庆设灵堂行哀礼。

这段军事情况，从去年以来险状迭出，眼下大有转机，所忧虑的倒是饷项积欠太多。大女儿的婚事，袁家究竟定在了哪天？我筹办二百金，可以在本月内送去。袁铁庵四亲家昨天从这里经过，我告诉他两家都崇尚节俭。二女儿的婚期，陈这定在明年春天举行，季牧顶的信寄到营中来了。我身体平安，疮癣至今没好，挠抓不停，幸亏不是大害。吃喝如常，只是两脚多处烂疮，将屈团鱼、屈礼国之妙集于一身了。顾问近好。

家中有没有好的漆醋？请寄一些来。

兄国藩手草 八月十三日巳刻安庆河下

八一 希庵暂署湖北巡抚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顷接信，胡宫保已于八月二十六亥时去世，可痛之至。从此共事之人，无极合心者矣。奉旨希庵暂署湖北巡抚，系因洞帅请开缺折内举以自代也。

打泥汊时，贼墙若傍水滨，我陆师不可近墙登岸，须在上游二十里或下游二十里登岸，庶进退稍宽，不至节太短势太促也。

大通厘局弟便道一查郑莫之劣迹究以何者为最。有言其严禁游勇（陈虎臣说的），百姓感之者，果否？弟细心查明见复，将以定终身之弃取，闻渠尚恋恋未去也。顾问近好。

九月初三日午刻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最近接到你的来信，知道胡宫保已于八月二十六日亥时去世，极为痛惜！此后，共事的人中再也没有极其合心的了。奉圣旨，希庵暂任湖北巡抚，是因为润帅在请开缺折内自举的缘故。

在攻打泥汊时，敌人的垒墙如果在水旁边，我陆军则不要靠近垒墙登岸，必须在上游二十里或下游二十里处登岸，那样则会进退宽松，不至于使地段太短，攻势太急促。

大通厘局，弟弟顺便查一下为什么郑奠的劣迹最严重，有人说他严禁游勇（陈虎臣说的），百姓感激他，是这样吗？弟弟细心查明以后复信告我，我将最后定下对他的终身弃取。听说他还恋恋未离开呢。顺问近好。

九月初三日午刻

八二 查明白湖可通巢湖否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今早复一缄交副后营勇，兹又于十二灯初接初十夜信。知盛家桥乃用众用马之地，人少自以不扎为是，余今早信中已言专守庐江，不必急进盛家桥矣。今弟意相合，甚慰甚慰。

余前拟于盛家桥造船，为肃清巢湖之计。今弟信云泥汊口可通白湖，白湖可通巢湖。是泥汊一破，水师可直入巢湖，不必另造船矣。果其如此，岂不大妙，但须查明白湖可通巢湖否。果其可通，亦恐湾曲太多，河道太窄，湖底易于肤浅，陆师难于照应。四者查确，乃可驶入。总之，庐江既得以后，事事好办，但宜稳

不宜忙耳。泥汊之贼梁不得，固不可进兵，即幸而攻破泥汊，亦须待米粮足后，舫仙乃可进也。

多公处，弟须常常通信。官帅十三之奏未奉谕旨。余初二之奏，今日奉旨，恭录寄闻。顺问近好。

九月十三日夜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今天早晨复了封信给副后营勇，现又于十一日晚接到接到初十夜的信，知道盛家桥是用人马众多的地方，人少的话则不应驻扎，我在今早的信中已专门讲要严守庐江，不一定急于进攻盛家桥了。现在弟弟也是此意，我十分欣慰。

我以前打算在盛家桥造船，以此为肃巢湖的计策。现在弟弟在信中说泥汊中可以通往白湖，白湖可以通达巢湖。这样的话泥汊一破，水师就可以直接进入巢湖，不必要再另外造船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岂不是太妙了，但必须查明白湖是不是可以通达巢湖。如果相通，也恐怕湾曲太多，河道太窄，湖底较为肤浅，陆上之师难于照应。这四种情况经查如果确实的话，才可以驶入。总之，取得庐江之后，凡事都好办了，但宜稳不宜忙。泥汊敌人的津桥未取得，一定不要进兵，即使侥幸攻破泥汊，也必须等米粮备足以后，舫仙才可能进攻。

多公那里，弟弟必须常常和他通信。官帅十三日的奏疏还未接到谕旨。我初二的奏疏，今天接到圣旨，现恭录后寄给你看。顺问近好。

九月十三日夜

八三 兄弟四人同日俱蒙皇恩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发去一信，申刻接李希庵信，抄八月二十五日谕旨一道，兹抄寄弟阅。一门之内，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，惊喜之余，弥深悚惧。余当具一折自行谢恩，又具一折为沅、季两弟谢恩，又具一折为温甫弟谢恩，弟当具一折自行谢恩，四折共派一折差于九月二十八日进京。弟之折请余包办乎？抑本店自造乎？

如此大雨，不似进兵气象，望弟回至庐江，认真布置一番。只要庐江、桐、舒守得坚固，不患无为，庐郡无得手之日，目下且不必进兵。至嘱至嘱。张泮山于九月三日歿于彭泽舟次，灵柩现来安庆。余于今日释服。顺问近好。

九月十七日辰刻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昨天发去一封信，申时又收到李希庵的信，抄录八月二十五日的谕旨一道，现抄寄给你一阅。一家之内，兄弟四人在同一天俱蒙非常的恩宠，惊喜之余，更加深了悚惧。我应该写一个奏折，自己先行谢恩，再写一道折为沅、季两弟谢恩，再上一折为温甫弟谢恩，弟弟你也应该单写一折自行谢恩，四折一起同派一个折差于九月二十八日送进京去。弟弟的折子请我包办吗？还是由你本店自造？

如此的大雨，不像进兵的气象，望弟弟回到庐江后，认真布置一番。只要庐江、桐、舒守得坚固，不怕无为、庐郡没有得手之日，眼下暂不必进兵。千嘱万嘱。张泮山于九月三日死在了彭

泽船上，灵柩现运到了安庆。我于今天素服往吊。顺问近好。

九月十七日辰时

八四 再嘱极盛之后格外小心

【原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接十五、十七二信，知有荻港坏船之险，又有泥汊破垒之捷。船不善避洄溜，往往失事。要之，舵工生也。泥汊既得，是一大可喜事。舫仙等遽行进兵，吾犹以无米为虑。李少山在汤家沟，此间送信去，日内风逆，恐不能速到。前报解七万之外，又有毛中丞报解一万，湖北报解二万，均因风大不能速到，忧灼之至。余今日登城周视，并至宝塔尖，弟所布置守事均妥。

孙澍人病请回籍，今日起程。陈心泉今日接印。季弟今日甚好，但求明日不发耳。淮扬水师上游无来者，亦以风逆之故。极盛之时，每虞蹉跌，弟当格外小心。顺问近好。

九月十八日申正

【译文】

沅弟左右：

收到你十五日和十七日的两封信，知道你遇到了在荻港坏船的危险，又获得了在泥汊攻破敌人营垒的胜利。行船若不善于避开旋涡，常常会失事，关键是舵工生疏造成的。取得了泥汊，是一件可喜的大事。舫仙等急于进兵，我还是为没有军粮而感到忧虑。李少山在汤家沟，最近我这里给他送信去了，但因逆风，恐怕不会很快送达，上次说解送饷钱七万，除此之外，又有毛中丞报解一万，湖北报解二万，都是因为风大而不能迅速送到，我极为焦虑。今天我登城环视四周，并且到了宝塔尖上，看到弟弟所